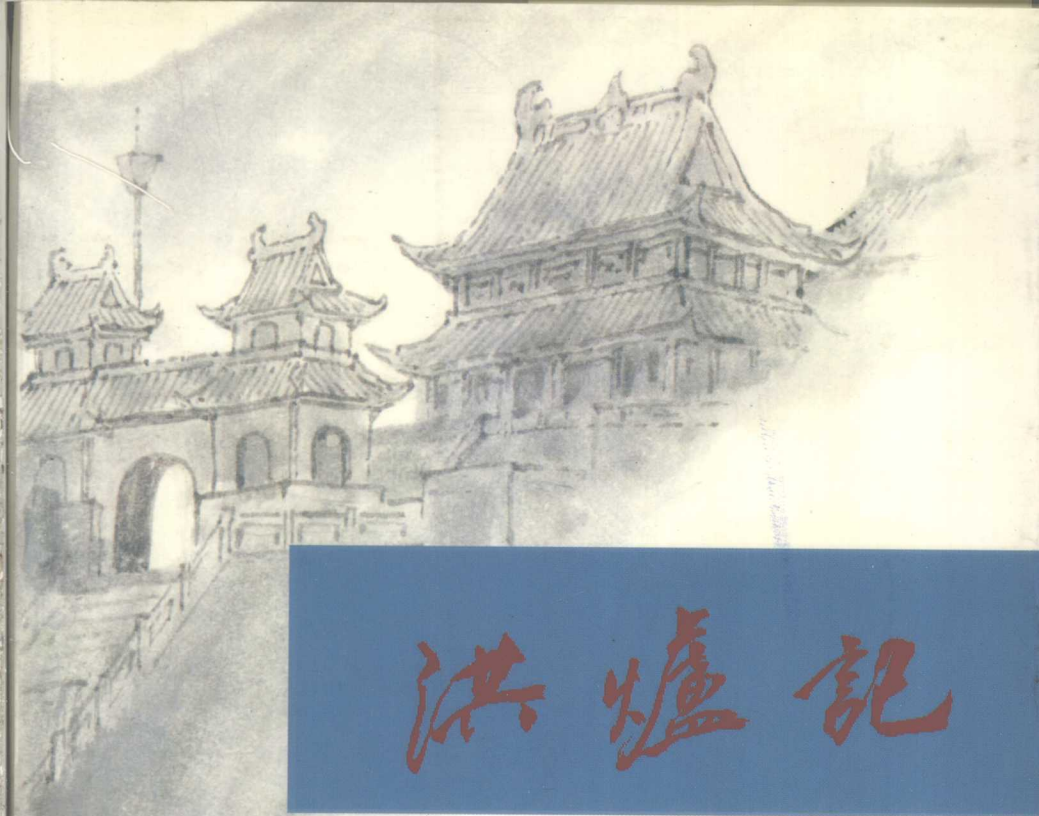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featuring a large, multi-tiered pavilion with a curved roof and a smaller structure to the left. A path leads towards the buildings.

洪爐記

樓忠盛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王利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炉记/楼忠盛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8

ISBN 7-207-05650-8

(长江文丛)

I. 洪… II. 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1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901 号

·
洪 炉 记
楼忠盛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jrmcbs@yeah.net
印 刷	伊春日报出版发行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14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650-8/K·682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王月曦

30年前一个不尴不尬的日子，浙江省独一无二的文学月刊《东海》文学社主编一凡老师来到奉化，向我了解一个业余作者楼忠盛，说这位老兄写了一个无法发表的长篇小说，他必需同他当面谈谈。我接过那沓厚厚的稿子，粗略地浏览了一遍，不觉惊讶不已，那文字之老到之流畅就像一位操刀多年的庖丁。只是小说反映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期，在农村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时候老人家虽然已经过世，但他所创造的神话还是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说个不字，楼忠盛是吃错了药还是生性愚钝，竟然去撞那样敏感的神经！一凡老师说：“这是一位颇有才气的业余作者，我去见他，就是要同他谈谈写作的题材问题，题材是小说的灵魂，选得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如果题材选中了，可能会有好作品问世。”我为我们这个小县里出了个“颇有才气的业余作者”而兴奋不已，当即陪同一凡老师坐上长途汽车，去向这位作者的所在地——后琅乡楼隘村。一到乡政府，一位妇女主任接待我们，她一听到我们要找的人是楼忠盛，顿时收起笑容，郑重地告戒我们：这是个问题人物，要不是家里有一个长年生病在床的老娘，须由他一个人照顾的话，乡里早就该办他的学习班了。她好心好意地劝我们不见为好，我们只好快快无功而返。

但是，我终究放不下，在一个文艺宣传小分队下乡搞宣传到楼隘村演出的日子，我悄悄地约了一位同事，请一个小孩子带

2 洪炉记

路，到他家拜访了他。乍见面又让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还只二十出头！瘦高的个子，淡青色的脸，凸额头，尖下巴，大眼睛，确有几分鲁迅先生笔下的那种才子的味道。我们向他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后，他显得异常的激动和局促，手忙脚乱地把两把被烟尘熏得褐红色的竹椅子抹了又抹，让我们坐稳后，又是抱柴烧茶，又是洗杯子，忙得不亦乐乎。他母亲在床上吩咐他，要留客人吃饭，他一叠连声地答应着。我环看了这个家，除了家徒四壁，两间小平屋屋顶还有几个漏洞，刚下过雨，屋里一地的泥泞。我和同事连忙起身告辞，在送还那沓稿件时，给了他一个单位地址。

隔不几天，他果然到单位里来找我。我同他谈文学，老实说，我那时自己也根本没有做纯文学的打算，我只是为他的生计发愁，为他的老娘担忧，所以我很坦率地对他说：民以食为天，要做作家也不在乎一朝一夕，将来有的是时间，眼前，还是解决生计要紧，你去看看那些现代作家们，哪一个像杜甫似的饿着，像曹雪芹似的赊酒吃？有的作品还是住在高级旅馆、总统套房里泡制出来的呢。更有甚者，他们把持着文坛，像一凡老师那样在乎业余作者的能有几人？即使你写出了新《红楼梦》、新《儒林外史》又怎么样？喂蟑螂吗？他被我呛了一头雾水，悻悻然走了。事后不无后悔，怕话说得太过，挫伤了天才的创造力。

三十年黄金时间过去了，楼忠盛的影子渐远渐淡。

一星期前，突然接到楼忠盛的电话，要我为他的长篇小说《洪炉记》作序。他还告诉我，他已经有了一幢带花坛的新楼房和一双可爱的儿女。

我一口气读完《洪炉记》，不由地会心而笑：这个所谓的“问题人物”呀，简直是个怪才。

他写的依然是一个他不熟悉的题材——上个世纪三、四十

年代发生的人和事。他只是怀着对这起事由中的几位主人公的无限敬佩之情,才发心创作的。可是凭着他的才智和勤奋,居然把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态,数写得灵珑剔透,细致入微。

《洪炉记》是一部相当感人的历史小说。

作者抓住了特定时期的特发事件作为小说的着眼点。抗日战争爆发,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孤儿们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苦苦挣扎、呻吟着。商界巨子竺梅先毁家纾难,收容起600多个孤儿,在奉化泰清山办起了一所“国际灾童教养院”。期间日寇侵袭,汪伪骚扰、病魔肆虐、饥荒频频,竺梅先和他的夫人徐锦华殚心竭力,呕心沥血,苦苦撑持达五年之久,终因竺梅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而告终,那些院童均得到妥然安置。半个世纪之后,当年在国际灾童教养院里蒙恩受业过的院童们聚集到他们恩师的墓前,缅怀追忆,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观者无不唏嘘。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人登高一呼荷戈冲向前线慷慨赴难,有人毁家纾难默默救死扶伤鞠躬尽瘁,一样的义举,一样的震撼人心。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不为他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那才叫咄咄怪事。本人也早有撰写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心思,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采访当事人和合适的叙述方式。楼忠盛占了天时地理的优势,他做到了。

有了好的故事,没有好的表达方式也是枉然。《洪炉记》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把竺梅先和他的国际灾童教养院椿椿件件娓娓写来,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时而高亢奔突,如急流中分,时而委婉凄迷,似平沙雁落。当然,学校有他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有什么缠绵悱恻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衍生的大多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类的日常生活琐事,作者却有本事把这些琐事写得五味俱佳,引人入胜,乃至喷饭。当我看到“贺聚首乐口童空腹茶”、“杜将军惧作阶下囚”、“沈助友小心留黑客”、“何县

4 洪炉记

长借酒评国事”等章节时，真怀疑这家伙偷了曹雪芹先生的什么写作秘笈。

小说要写好，必须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写，也即所谓典型环境，这样才能使它具有更深更远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洪炉”中，不仅容纳了竺梅先一家五口、国际灾童教养院里六百余个学童、六、七十名教职员工、全力支持他们的当地名流及普通百姓，还波及到当时各地各阶层的各色人物。其中有挂着少将军衔、既不想做断头将军又不甘做投降将军的杜月笙；有一面讨好日本鬼子做伪主席夫人，又想讨好国民来慈善事业中捞政治资本的陈壁君及其走狗；有对官场腐败抨击得淋漓尽致的父母官；有卖国求荣、卖身图贵的姦种；他们都在熔炼民族正气的洪炉前照出了自己的形象，就连日本大尉前蔚寿山也在洪炉前良心发现，留下“不得滋扰”的告示警示他的部下和汉奸。有了这些社会关系的衬托，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难能可贵、竺梅先为首的那些善良的人们的所作所为才更具感染力。

文学是人学，所以，高明的小说家总是把刻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为主攻目的。楼忠盛写的是历史小说，他大概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件感人肺腑的事件写完善，这也就是《洪炉记》中主要人物个性特点的刻划和内心世界的展示还欠浓墨重彩的症结所在。另一不足之处是关于灾童们的个性特征显得笼统、平淡。这些孩子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过，虽然有同样的苦难，但还应有自己的一块天空，他们不可能一到国际灾童教养院里，就成了该大家庭中乐天知命的一个成员，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有自己的一段心理历程，就像前苏联作家马卡连科笔下、专门为问题儿童办的那所学校一样。如果小说能增加篇幅，在这方面下些工夫，多几分让关心孩子的读者们看来倍感亲切温馨的震慑力，那么，小说的故事将更生

动,人物也更活泼可爱。唯其如此,才体现出教和养的全部意义。《洪炉记》重养轻教,也算是一大遗憾吧。

2004年4月6日写于奉化洋房之弄

目 录

序		(1)
第一回	偶检旧篋无意获秘 频访新莺有心猎奇	 (1)
第二回	风高浪急慈航路远 山重水复桃源云深	 (11)
第三回	安平山幽泉谱新曲 泰清寺古钟发洪音	 (21)
第四回	庆归巢喜嚼饱肚饭 贺聚首乐啗空腹茶	 (31)
第五回	徐无生苦吟洪炉词 庄崧甫乐题草堂字	 (41)
第六回	听风轩夤夜闻虎啸 望湖亭白日现匪踪	 (51)
第七回	沙松寿缠索土豆种 张孝鼎计赚双猫图	 (61)
第八回	蒋桂珍夜寝悲秋声 彭长根昼课哭双亲	 (71)
第九回	松花江难涤亡国恨 游击队尽抒灭虏心	 (82)
第十回	杜将军惧作阶下囚 竺院长甘为孺子牛	 (92)
第十一回	持枪荷锄共图兴旺	

2 洪 炉 记

	鸣钟放炮唯祈安康	(103)
第十二回	竺梅先病中吐凤愿 孙半仙院外说风水	(113)
第十三回	沈助友小心留黑客 沙玉振大意遗红书	(124)
第十四回	遵乡俗挨户赠春联 循礼数率众祭天地	(135)
第十五回	庄崧甫千里真关情 徐锦华当面假允亲	(145)
第十六回	徐秘书冒雪押厂资 何县长借酒抨国事	(156)
第十七回	图自救荒山起野火 闻敌警桃源掀波澜	(168)
第十八回	旁敲侧击保粮有术 软硬兼施求雨无方	(179)
第十九回	雁鸣霜晨叶落有梦 帘卷西风烛烬无痕	(190)
第二十回	竺梅先血染英烈墓 徐锦华泪洒义冢地	(201)
第二十一回	惩顽劣随延孟夫子 育英才特邀陶先生	(211)
第二十二回	俏姐姐暗递落花情 傻弟弟明担金兰义	(222)
第二十三回	李宝棣痛埋抗日曲 谢文达初进教养院	(232)
第二十四回	忠奸对面势同冰炭 真伪并行值比霄壤	(243)

第二十五回	前车可鉴环诫备药 后事难测玉振储粮	(254)
第二十六回	李关根有幸作螟蛉 蒋桂珍无奈认义父	(265)
第二十七回	小沙弥小声传敌情 大院长大义肃妖氛	(275)
第二十八回	月明林下兄弟义绝 岁寒堂中母女情深	(286)
第二十九回	披星扶送岂图后报 冒暑奔走实为筹粮	(296)
第三十回	竺佑庭魂归泰清山 张月楼泪湿示儿诗	(306)
第三十一回	谢文达二进教养院 沙玉振独闯四明山	(316)
第三十二回	琅溪水边新人却步 泰清山下雏鹰振翅	(326)
第三十三回	张重哉舍钱贬钱神 徐无生尝鱼褒鲋鱼	(336)
第三十四回	度窘乡阿善挑大梁 湊盘缠绵华典细软	(346)
第三十五回	张骝生重返造纸厂 谢文达三进教养院	(357)
第三十六回	赴大义佩君走延安 使小性桂珍撕照片	(368)
第三十七回	神龙隐现空室留柬 新旧更迭弃院有主	(379)

4 洪 炉 记

第三十八回	云路迢迢莺飞花落 长夜漫漫东方欲晓.....	(389)
第三十九回	沙阿善细说主仆缘 张孝鼎归结洪炉记.....	(399)
第四十回	泰清山乌岩证伟业 梅华亭群芳谢师恩.....	(409)

第一回

偶检旧篋无意获秘 频访新莺有心猎奇

词曰：

烽火突起，兵车碾地，秦人旧舍在梦里。奉化有山
名泰清，松风草阁对狼烟。

暮云古刹，晓雨新院，翼护了雏儿百千。桃李欲艳
梅先凋，香尘乘风上九天。

这首《踏莎行》，相传是晚清一个姓孙的落第秀才所作。此词虽然难跻高雅之林，但也不属一般俚语村词，因此不曾口头流传。也不知是何因由，这首词的手稿偏偏就落在老友张成手里，要不是他视同家珍，用心保存，恐怕早就湮没了。也记不清是何年何月的事了，有天，我上门向张成求借某书。张成翻箱倒柜，细细搜检，不经意从一本线装古书里掉出一张发黄的字纸。我拣起一看，正是那首手写的《踏莎行》，细看之下，只觉那手黄庭坚的楷书委实端庄秀丽，但于词义却是不知所云。遂问张成：此词系何人所作？所谓何事？张成当时忙于找书，无暇细答，只说这首词是抗战时期一个看风水的老先生所写，写的就是竺梅先在奉化泰清山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事。我再看这词，里面果然有“奉化”、“泰清山”、“梅先”等字句。当时心不在焉，未予深究。

2 洪炉记

犹烟云过目，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

前些日子，因家中又添了一只新书橱，所以就动手将那些原先看不入眼的散书流籍也搜罗起来，去芜存菁，矮中取长，然后分门别类，在书橱里整齐排列；虽然有些书实在无甚收藏价值，但这样至少也能图个整洁好看。记得那张老式七弯大梁床底下，还搁着一只祖传的竹制旧书篋。我化了不少手脚，才将它从床底下挪移出来，然后轻轻打开，一本本细细检点。其中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拿起一看，原来是《纪念国际灾童教养院建院五十周年》；字体烫金，系当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亲笔。我捧书默想移时，终于渐渐记起，这本书就是张成在十年前赠阅的，可能我当时正忙于其它事情，未经细阅就将它扔进了书篋，任其睡了整整十年大觉。

关于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以及它的前身泰清禅寺，我在年幼时就有耳闻：离村两里地外的泰清山，原有一所始建于北宋天禧年间的大寺院——泰清禅寺。泰清禅寺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风雨，经多次修缮、扩建，规模宏大，香火鼎盛，寺中僧人最多时达四五百之众。民国初年，也是泰清禅寺气数将尽，当时的方丈温饱思淫欲，搭上邻村的一个少妇，逾墙越垣，朝云暮雨，犯了佛教中的淫戒。俗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奸情败露之日，寺内群情汹汹，众僧按律垒起一堆干柴，燃起一把烈火，将这个倒霉的风流方丈活活烧成一团焦炭。随即，方圆几村就流传开这样一首歌谣：

和尚老婆勿用抬
自有骚娘挑送菜
温柔乡里念弥陀
烈火堆上朝如来

从此以后，泰清禅寺恶名远播，香火骤减，惨淡经营，终至门

可罗雀。和尚本来就是靠添灯油活命的，绝了佛前香火，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为了活命，最后只好作鸟兽散，卷起铺盖，各自投奔东寺西庙去乞。到了抗战初期，沪上巨贾竺梅先毁家纾难，收容男女灾童六百余名，就在废弃的泰清禅寺创办了一所国际灾童教养院。其间日寇侵袭，汪伪骚扰，病魔肆虐，饥荒频仍，历时五年，其本人也因此积劳成疾，最后以身殉职，云云。我当时只当《聊斋》一类故事听，左耳进，右耳出，很快就淡忘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对我来说，无论是竺梅先还是他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始终是一个神秘莫测的谜。物换星移，转眼就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直至十年前的一个秋天，百十名当年的院童来自海内外，齐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旧址，开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同学会，筹资建造了一个梅华亭，并编印了这本《纪念国际灾童教养院建院五十周年》，与会者人手一本。张成年少时曾就读于教养院初中部，因此也跻身于同学会之列。

我对这本《纪念》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兴趣，草草理毕手头的事，就坐下来从头细阅，不看则已，一看竟至不能释手。书不厚，里面都是当年的院童们根据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所写的回忆文章，文字简朴，情真意切，能发人深思，能催人泪下。我掩卷遐想，脑海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何不将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五年经历以及院内众多人物的命运，演绎成一部传奇小说？但这个念头很快就给自己否定了：时隔六十多年，仅凭手头这一鳞半爪，咋描得全这龙凤全貌！

就从这一天开始，我好像一下子中了邪，似被一股无形的动力所驱使，一天几趟往张成家里跑，转弯抹角地向张成打探当年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事。张成已年逾古稀，他性情恬淡，酷爱文学，因此经常与我坐聊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一来一往，日亲日近，遂成忘年之交。他自安排子女成家后，为图清静，携老伴别

居村后山边小屋。居所绿树掩映，翠竹环拥，早晚之间，莺声鸟语不绝于耳，故自名居所为新莺居。对于我的提问，他虽然有问必答，但答得不是过于简单笼统，就是离题太远，有时简直答非所问；问答之间，很有些挤牙膏的味道。几天下来，所获甚微，我颇感灰心，同时也愈来了兴趣，欲罢不能，坐卧难安，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这天午后，我似感有一件要紧事必须马上去做，但又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事，只好绕着院子里的花坛直打转。终于猛然记起：去一趟泰清山，去亲眼目睹一下山中的梅华亭！

步行不到半小时，我就登上了泰清水库的大坝。泰清水库碧波荡漾，盈盈欲溢，水面上青峰倒映，白鹭横飞。传说中的泰清禅寺以及国际灾童教养院，早已荡然无存，唯一可觅的遗迹，就是一片片散落在岸上、水中的黑色的瓦砾。梅华亭就座落在大坝左侧的一块坪地上，亭呈六角形，亭尖高耸，亭檐翘然，石柱石梁石栏杆，整个亭子都用白石筑成，清丽高洁，古朴典雅。亭子四周有松，有竹，有梅，错落有致，浑然天成。亭子正面的楹联，取自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的最末两句：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亭前的石阶上，摆着几束采自泰清山的不知名的山花，花色鲜艳，显然有人在此祭拜后刚刚离去。我仔细地观看了镌刻在亭子后壁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全景图》，读毕裘然之撰写的《梅华亭记》，然后置身亭外，面亭久久伫立，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奇哉斯人，伟哉斯人！”

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我又凭窗重读那本《纪念》，待读到《祭竺院长文》中“善不获报，其后必昌，姑持此说，以慰诸郎”句，不觉悲从中来，鼻尖一阵发酸，窗外不远处的泰清山也渐渐模糊了。正在这时，我依稀听到屋后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

连忙起身，打开后门一看，只见后院的竹荫下站着一男一女两人，一齐笑吟吟地看着我。男的五十出头年纪，矮胖个子，脑门微秃，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那个女的大约四十几岁，身段纤细，慈眉善目，一脸的清秀之气，身穿一件宝兰色旗袍。我对这一男一女似感面善，一时又记不起究竟在何时何地见过，正要开口请教，那个男的含笑自我介绍道：“敝姓竺，名梅先。这位就是贱内徐锦华。今天我们夫妇不揣冒昧，特地找你说几句话。多有打扰，还望鉴谅。”

我惊诧之余，无暇作答，只能点头唯唯，只听竺梅先徐徐道：“得知你近来一直打探当年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事，并打算根据这方面的事实写一本书，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找你谈谈。依我之见嘛，你这书不写也罢。”我脱口问道：“为啥？”竺梅先含笑摆手，示意莫急，然后敛容娓娓道：“太史公司马迁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整天奔忙劳碌，无非为名为利。你现在打算写的这本书，既无《红楼》、《西厢》之花前月下、风流艳情，又少《三国》、《水浒》之刀光剑影、金戈铁马，更乏《萤窗》、《聊斋》之魑魅魍魉、狐鬼怪异，恐不合当今世人之口味；弄得不好，就会应了我们宁波的一句俗话：阿龙春年糕，出力勿讨好。你既然有心著书，就该拣应时热销的写，或歌功颂德，为那些正得势的新贵旧勋搽脂抹粉，树碑立传；或无病呻吟，写写新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离合悲欢；再不然就去古书里找点蛛丝马迹，然后添油加醋，敷衍成书，弄几篇某某新传、别传之类的东西出来。这样到时候出版商抢着出，读者抢着买，一版再版，名利双收，岂不大妙！”

我听着不禁有点愤愤，正色抗声道：“竺先生，您这话就差。如果凡事都计较名利，那么您当年毁家纾难，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请问究竟是为名还是为利？！”

竺梅先一时语塞，俛首沉思了一会，又含笑道：“我当时经商多年，已经饶有资产。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多少灾童流落街头嗷嗷待哺，我岂能坐视不救！古人云：人富而仁义附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实话，我当时也不是为了搏取什么仁义之名，只是出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尽一点匹夫之责。”我插嘴道：“古人的话也不见得全对。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古往今来，仁人义士委实不少，但为富不仁者也是多如牛毛。”

竺梅先似感无奈地苦笑笑，说道：“看来你意已决，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你一点：世事本来就亦真亦幻、真伪难辨，当年国际灾童教养院距贵村仅一步之遥，院内事实与当地传闻也偶有讹误之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致使好人长蒙不白之冤。你既然有心著书，就必须明辨真伪，公允执笔，莫蹈以讹传讹之覆辙。再者，我们夫妇当年建办这所教养院，虽然因此耗尽家财，也经受了不多少磨难，但始终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如今夙愿既偿，收获也已过丰，唯感当之有愧。我们夫妇最感歉疚的还是那些教职员工，他们当时跟着我们夫妇任劳任怨，付出的实在不比我们夫妇少，但至今仍默默无闻。所以，我请你少写我们夫妇，多在他们身上化点笔墨，就算是我们夫妇对他们的一点补偿。谨此拜托。”

我点头应允，接着问道：“听您刚才说，我们当地对于教养院也有以讹传讹之事，不知究竟是哪一桩，可否明示？”竺梅先含笑摆手，说道：“这事无须我现在点破，到时你自会明白。”我作难道：“听同村老友张成说起，教养院上下共有七百余口，历时五年，其间所发生的大小事情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浩如烟海，且时隔久远，无从考查，手头又没有系统的资料，真写起来，恐怕也是难上加难哩。”

竺梅先闻听笑笑，欲言又止，迟疑再三，最后好像下了决心，